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序

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之畫亦

贅矣然而晝非贅也神明
之用所不得已也晝非贅
則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
一爲三自兹以往巧歷不
能盡而又不可勝窮矣文
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

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
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
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
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
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
明之奥其窺之也有偏有

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
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
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
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
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嘉靖丙辰夏五月既望武
進唐順之應德甫書

制策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文編卷之一　制策

荆川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批

門人丹陽姜寶廷善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帛子行校刊

晴對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

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

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

祥瑞災異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
德刑
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
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
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
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
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
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
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
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
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
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
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
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

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帝王勞逸

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
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
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圄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

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養士求賢

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

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
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
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
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
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
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
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

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
子復册之

明對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言天人而古今在其中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

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盖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故葢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

之道也用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易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
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
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出題卷）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

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闕前）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

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漢時已如此矣）乗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々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

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檐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文編卷之一　終

文編卷之二目錄

對
芋尹無宇對楚子
中山靖王聞樂對
董仲舒火災對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蕭望之雨雹對
復對
蕭望之伐匈奴對

○○賈捐之罷珠厓對
杜鄴上日食對
孔光日蝕對
谷永日食地震對
○李尋災異對

荆川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丹陽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帛子行　校刊

芋尹無宇對楚子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

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臺是也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

無乃不可乎若以三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龍未可得也遂赦之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此六朝文之濫觴也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

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明月曜夜蟁蝱

此等文字不直叙其情而

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昬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

特微婉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董仲舒火災對　　引書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皐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

大臣乎此天意也辜在外者天災外辜在內者天災

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有五兵無損於亂）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

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無五兵無救於亂）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豬衣（赭）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入得號傳）言貴中（轉）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

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
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
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而帝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
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
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然化之令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宫人
簪瑇瑁垂珠璣設戯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
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蕭望之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祭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唯明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
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復對 繼入粟贖罪議而對故云 蕭望之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
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絶
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

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蕭望之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

爾荐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援古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只平平敘事而得失自見
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
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
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
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蔽佞人用事則諫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
事録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
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
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曲盡戰外之痛人主亦人也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想此亦寧不動心乎
泣巷哭遥設虛祭想寃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
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
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杜鄴上日食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　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

通惠后之難而薄近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昧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陽明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

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南昌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出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

不坐辜罰無功能[illegible]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鄭莊)春秋所譏(周襄)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誅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孔光日蝕對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
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
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
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
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
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
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
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
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
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谷永日食地震對　　條論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
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
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
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
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
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
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
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
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
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
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
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
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 過事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
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
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
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
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
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
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 經曰懐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

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心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

輔佐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
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
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
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
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
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
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瘉小臣不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
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宣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闕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令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
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
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
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
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
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
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懸慼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

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涇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

魏相月令明堂之奏

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

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抑外戚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

庶民齡眼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
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関東地數震五星作異
亦未大道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
私路援進英儁而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此梅福之說）
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
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
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推賢士）
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
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
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

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
四海之衆曾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
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
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
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
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
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與外戚
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
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宜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文編卷之三　終

諫疏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國語

仲山父諫立少　國語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召公諫監謗　國語

芮良夫諫專利　國語

里革諫夏濫淵　國語

石碏諫寵州吁　左

臧僖伯諫觀魚　左

臧哀伯諫納郜鼎　左

宮之奇諫假道　左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　國語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屠蒯諫晉侯　左

白公子張諫靈王　國語

單穆公諫鑄大錢　國語

晏子諫誅祝史　左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

子胥諫伐齊　左

信陵君諫魏王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谷永諫微行宴飲

劉輔諫立趙皇后

嚴尤諫伐匈奴

文編卷之三　諫疏

荆　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　人　丹陽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　帛子行　校刊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國語

全是敘事文字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

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

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
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
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
紀農恊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
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
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觧于時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

其國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
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
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

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决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里革諫夏濫淵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

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罷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石碏諫寵州吁　隱三年　左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巳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隱五年 左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取材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二年 左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

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
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
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夫德（收斂）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
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存廟章孰甚焉武王（主意）克商遷九
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
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

後於桑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宮之奇諫假道 僖五年 左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
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
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富辰諫以狄伐鄭 僖二十四年 左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鄭
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

韡

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
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
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

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

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
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國語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
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
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
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
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
盧由荊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

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
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
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
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
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
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
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
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
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
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

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

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豊殖九藪汨越九原宅
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
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豊民人也此一王
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中呂雖衰
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

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

不可乎

屠蒯諫晉侯 昭九年 左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
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白公子張諫靈王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
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君諫君則曰
只此數句道盡拒諫之狀
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
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
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
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

禀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類玆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君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疾也猶

折輔一說更精神

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旣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

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歆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單穆公諫鑄大錢　國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悌君子干祿豈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整

晏子諫誅祝史 昭二十年　左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割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
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槜　惎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哀元年 左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

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吾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子胥諫伐齊哀十一年　左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
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

論秦用兵情勢歷歷如指掌

垝

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絶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

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决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

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
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
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
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
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
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
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

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

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
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
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君流血
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
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
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
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
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
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
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焚

此正起與睢生隙處故言之憤憤

衆多倍城邑殘梁楚之州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

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
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
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
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
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
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
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
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
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
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
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
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
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
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
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
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
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
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
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

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入事虜脫洒不為事使）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
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
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
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

馳東西車鶩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頓頭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奇文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珠走盤之文不可捉捕

閩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前後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勞蠻夷之意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應越人相攻不可勝數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應劭谷篁竹）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

（淮南厲王伐越與秦伐越分作兩處用之）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者涕泣孤子謕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

（言越人入寇之難）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復說前意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此後說用兵不如遣使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應輓車秦饟）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又說用兵之害不止於不能破越而已）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者有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叙事　谷永諫微行宴飲　直指弊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

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

宗藩

提綱

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絶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好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

女禍

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瘖
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
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債分利受謝
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
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
微行
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
飲酒
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
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
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送終太厚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嘗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

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推月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寬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

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劉輔諫立趙皇后

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

以爲桂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寻必有禍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
得以同姓接擢尸禄不忠汚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
死惟陛下深察

嚴尤諫伐匈奴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
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
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
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如
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

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斗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
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
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以輜重如遇險阻銜尾
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
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眷不聽尤言轉兵穀如

故天下騷動

奏編卷之三終